

鎚 击 集

大卫·狄奥普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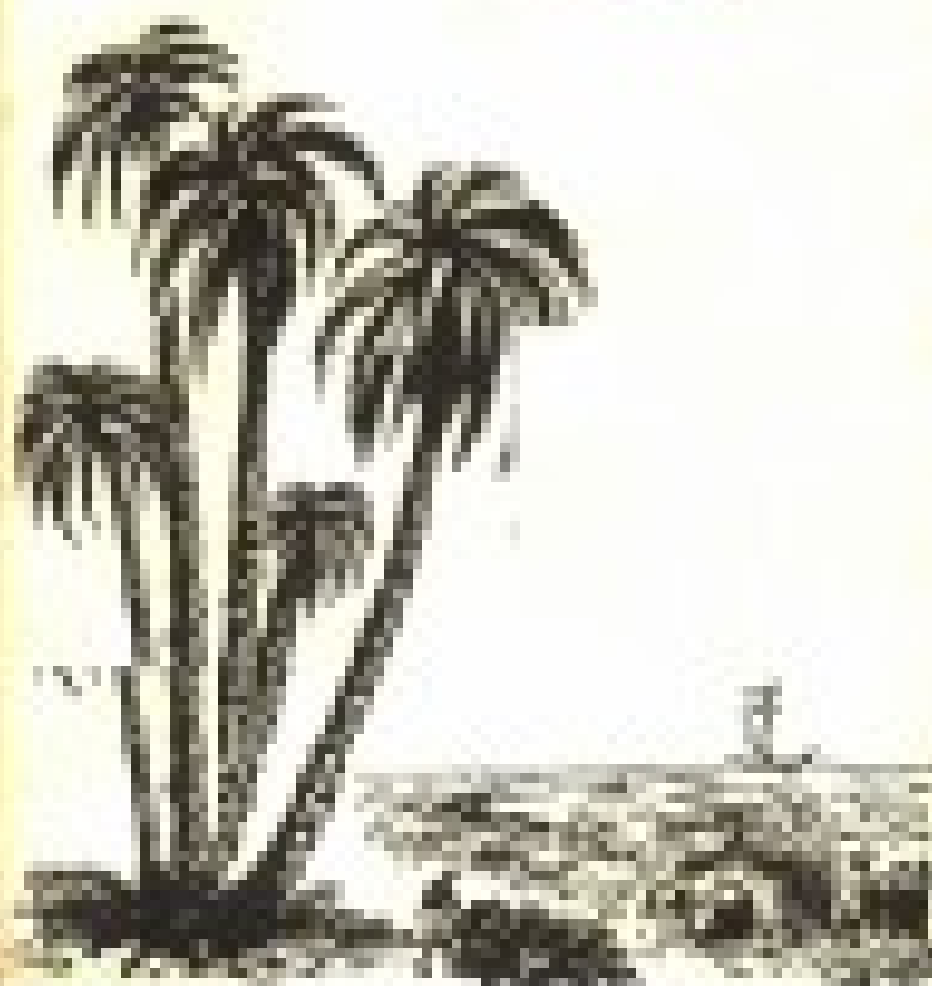
張铁弦等譯



趙 山 集

第一輯 詩 集

趙 山 著



鎚 击 集

〔塞内加尔〕大卫·狄奥普著

張 铁 弦 等 譯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鏈 击 集

书号 1770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320 号)

字数 11 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\frac{1}{8}$ 插页 2

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6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 (4) 0 16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K6
6

目 次

非洲.....	1
枷鎖的末日.....	3
变节者.....	5
波浪（以上張铁弦譯）.....	7
同志們，請你們听一听.....	8
母亲.....	11
致誑騙者.....	13
一切都失掉的人.....	16
白人对我說.....	18

在你的身旁.....	20
时刻（以上金滿成譯）.....	22
受不了呵，穷苦的黑人！.....	24
反抗暴力（以上金志平譯）.....	26
信念（田湫譯）.....	27
兀鷹（沈大力譯）.....	29
痛苦的时刻（李威譯）.....	31

非 洲

非洲，我的非洲啊。

高傲的战士們战斗在祖先的草原上的非洲，

我年迈的祖母

立在远方的河岸上歌唱的非洲，——

我从来还不認識你。

但我的目光中却充滿了你的鮮血，

那灌溉了田野的黑人的血液。

那是溶和着汗水的血，

是你被奴役的孩子們，

在奴隶般的劳动中，
流下的汗滴。
非洲啊，你要告诉我，非洲，
那被屈辱的重负压弯了的背脊，
那被鞭子抽出条条血迹
而颤抖着的背脊，
在烈日当头，地面火烫的道路上，
向鞭子连声回答：“是，是”的，
那个人莫非就是你？
一个严峻的声音回答我：
“没有耐性的儿子呀！你看见远方的树木吗？
那是一棵年轻而坚实的树，
在一些枯萎的花朵中，它显得特别孤独——
那就是非洲，你的非洲，
它耐性而顽强地生长，
而他的果实逐渐地
充满自由的酸辛汁浆。”

枷鎖的末日

丁博克罗^①……昆侖島^②……

鬣狗圍繞着坟場奔馳。

大地已經喝飽了鮮血。

宪兵們还在狞笑。

在那道路上，凶惡的战車发出令人詛咒的轰鸣。

① 丁博克罗是象牙海岸的一个城市，1950年法国殖民政府曾在这里枪杀和平居民。

② 昆侖島是越南南部的一个島，南越反动当局将革命者流放在該島。

我想起了那臥在稻田里的越南战士，
剛果的苦囚，亚特兰大城^①被吊死的弟兄。
当铁翼的黑影掩盖了初生的微笑，
我就想起了那預示不祥的悄悄的脚步声——
丁博克罗……昆侖島……
劊子手們还迷信枷鎖能扼杀希望，
那无尽的汗水能熄灭憤怒的目光。
但我們的歌声中在閃射着太阳的光芒，
我們已經做好战斗的准备，
从草原到密林，我們要把光輝的未来，
指給昨天还在受苦的奴隶們。
丁博克罗……昆侖島……
你听見了嗎？地下沸騰着生命的琼浆！
这是战死了的弟兄們在歌唱，
这歌声引导我們走向生命的花园。

① 亚特兰大是美国佐治亚州首府，种族主义十分猖獗。

变 节 者

我的弟兄露出白牙回答人們伪善的恭維，
我的弟兄戴着金絲眼鏡，
眼珠因为听慣主人的話而变得发藍，
我可怜的弟兄，

你身穿綢里子的燕尾服，
在那表面亲切而內心輕蔑的沙龙里，
你向他們哀鳴、低語——
我們觉得你真可怜。

祖國的太陽

在你那变得文雅的額角上

仅仅投下一片暗影。

如果你想到你老祖母的茅屋，

你那由于多年的馴服和屈辱而苍白了的面孔

就应该羞愧得两颊通红。

当你厌倦了那响亮但又空洞的话语的时候，

（你的头脑像一只空箱子扛在背肩），

当你在

痛苦的、紅色非洲的大地上走过的时候，

那时，

随着你不安的步伐的节拍

你将要肯定地说：

“啊，我多么孤独，我在这儿多么孤单！”

波 浪

自由的波浪在沸騰、翻滾，
波浪在发狂的野兽头上汇合……
昨天的奴隶已經成为今天的战士！
苏伊士的装卸工和河內的苦力——
那些被命运麻醉过的人們，
現在和睦地唱起偉大的歌；
歌声胜利地在波浪上飄蕩。
而自由的波浪在沸騰、翻滾，
波浪在发狂的野兽头上汇合起来。

同志們，請你們听一听……

在这烽火連天的世紀中的同志們，
請听一听从非洲到美洲的黑人們热烈的呼声！
他們杀死了芒巴，馬丁茲維耳^①的七个英雄
也死于同样的情形。
在监牢中隱約的枪声里，
还有那位馬尔加什的同志也作了牺牲：
同志們，他的目光中显示出他那顆热烈的心；

① 馬丁茲維耳是美国印第安納州的一个城。

他不忧虑，不呻吟，也不在乎滿身的伤痕；
在他的微笑中閃現着希望之花的光艳，
他們真的把白发蒼蒼的芒巴杀害了。

芒巴給过我們无数次的牛奶，无限多的智慧，
在梦中我还觉到他的亲吻，
还觉到他的前胸在微微地顫动；
我一想到这些就感觉伤痛。
我像一株植物，从出生的土地中被人拔出。
但是現在的情况已經两样：
你听，一百个民族在大声疾呼，
这就足以治疗我們的痛苦，
它比惊醒野兽的黎明还更純洁，
这个呼声真可以压倒一切！
在流亡时期我儲存的鮮血，
他們以为用空洞言詞就可以把它抽枯；
但是，不！我的血的热力已重新恢复，
它可以穿透一切濃雾。

在这烽火連天的世紀中的同志們，
請听一听从非洲到美洲的黑人們热烈的呼声！
这是黎明的征兆，这是友誼的信号，
預示出人类的好景即将来到！

母 亲

那是曾經淹沒过庄稼的冰海，
那是海濱停泊所那个凄慘的地方，
我常常回忆起这些景象。
还有那过去我流浪的时候，
关闭的百叶窗后充滿了麻醉人的气息，
說一句話也不容易，到处都是空虛。
当这一切在我脑海中重新复活，
这时我就想到你，啊，我的母亲，
想到你的因年迈而憔悴了的美丽的眼睛，